

# 太阳花

■王同富



赵建华绘

首位守靶的哨兵。

一个人的日子很难熬，熬着熬着便到了夏至。

舱室里，哨兵坐在工具箱上，拉开了给养帆布袋的拉链。

6盒铁皮罐头、4包压缩饼干、一袋黄豆、5包榨菜、10颗咸鸭蛋、一包高粱米与大米混合的二米、一小袋面粉、十几个洋葱和土豆、一包盐、一瓶酱油、一个小塑料袋……还有一个铁皮盒子。

他打开米包，抓一把米放入锅里。他所在部队人均每天只有4角9分钱的伙食费，可送上来的给养远远超标了。他知道，这是部队首长对他的厚爱。

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塑料袋口，里面是一个针线包，还有一只顶针。这小小的顶针，他盼了许久。尤其高兴的是，他转给远在漠河北极村老家的信，家里收到了。那个神秘的铁皮盒子里，装的是父亲寄来的家乡黑土和种子。

他找来一只铁皮罐头的空盒，倒入黑土，再小心翼翼地埋入种子，倒上些水。

远离陆地，哨兵同外界联系的所有信函包裹都要通过李参谋转接。让家里寄土，是春天时他在信中提到的，如今几番辗转，终于收到。

想到海魂衫需要缝补，他套上顶针试了试，刚刚好。

开春以来，部队多个营先后进行

了两次考核打靶。兄弟部队会派来拖靶船把靶船拖至预定海域，待岸舰导弹营完成射击任务后，再将靶船送回信号灯塔旁。

哨兵按要求定时用密码，通过报务向部队机关报告情况或领受任务。

大多数日子里，靶船停靠在海湾一角，孤苦伶仃地抛锚在信号灯塔旁。哨兵也与靶船一起，承受着难捱的寂寞。

作为一名守靶兵，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姓名。与他接触的交通艇上的那些水兵，会定时把部队机关给他捎来的给养，从交通艇上丢给他。

“同志，上货了！”哨兵盼着这亲切的声音。他每天都盼着那艘交通艇的到来。与其说是盼给养，不如说是盼来人。

靶船在大海上摇晃着，哨兵渐渐习惯了这只有他一个人的哨卡。他研究出一套充实自我、战胜寂寞的办法。

他每天会围着靶船快走200圈，练习哑铃半小时，练字一小时，学习报务专业知识两小时，文化课补习一小时。

他还常常朗诵高尔基的《海燕》，翻阅汪国真的诗集，他把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书页都翻皱了。当海浪汹涌，看着远处渔火，他常常在甲板上朗诵诗书中的名言：“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：当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

而羞愧……”

有多少个寂静的夜晚，他数着星星度过。在甲板或舷窗边，他仰望深邃的星空，看阴晴圆缺的月亮，听时急时缓的海浪。

一座灯塔，一条船，一个人。大海茫茫，星空浩瀚，他渐渐沉入梦乡。

要问哨兵坚守的海湾在哪里，他也说不清楚，他只知道自己在祖国海域防线上。

交通艇上的水兵一次次将补给扔到靶船上，海面上响起悠扬的汽笛声。哨兵一次次热泪盈眶地敬礼，眼神一次比一次坚定。

靶船舱里，罐头盒里的种子发芽、长叶、开花。他瞧着那火红的花朵，满怀期待地迎来又一个崭新的黎明。

立秋时节，部队的训练进入黄金时期，哨兵更忙了。

他一次次跟随拖船拖动靶子进入阵地，在心中默念着电影《英雄儿女》中王成的台词：向我开炮！

看到靶子“挂彩”一次比一次严重，他感到一切付出都值得。

“吃亏我一个，幸福十亿人。”他委托李参谋代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

那年深秋，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罐头盒里的花开了谢，谢了又开。后来，他考入海军某航空学院，又一名哨兵接替了他。

又过了些日子，部队有了专用靶船，一个人的哨所完成了它的使命。光阴似箭，潮起潮落。

如今，他所在部队已完成使命光荣撤编。而他也进入了干休所。

他的儿子也是一名海军。他对儿子说：“人民海军走向深蓝，一切靠你们后来者啦！”

“放心吧，同志！”儿子同父亲开了个玩笑。

“一个人的姓名就是个代号。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而抛头颅洒热血者，有多少人留下了姓名？”他这样对儿子说道。

“爸，当年您在靶船舱里养的是什么花？”

“太阳花。你爷爷说，这花生命力极强，有了土壤，洒点水，见到阳光就能灿烂地开放。”

## 红色足迹

深冬的祁连山，雪线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银光。我踩着松软的草甸走向山脉深处，每一步都仿佛踏在历史的琴键上。远处的雪峰像白玉雕成的纪念碑，在蓝天下矗立。一阵山风掠过，卷起细碎的雪沫。恍惚间，我好像看见无数穿着灰色军装的身影在雾中穿行——那是90年前的冬天，那些身影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。

祁连山，这座横亘千里的“天中之山”，见证过英雄的壮举。2000年前，霍去病在此击退匈奴；2000年后，红军的鲜血又一次浸透了这片土地。当年汉家将士的金戈铁马换成了红军战士的草鞋布衣，但那份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豪情，却是一脉相承。

1936年10月，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两万多名将士，奉党中央之命西渡黄河，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，在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马步芳部展开殊死搏斗。那年祁连山的冬天，格外寒冷。西路军将士们穿着单薄的军衣，踩着草鞋，行走在零下30摄氏度的雪地里。粮食断绝，他们煮皮带充饥；弹药匮乏，他们用石头与敌人搏斗。在倪家营子、高台、梨园口等地，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防线。高台战斗中，红5军将士与敌人血战9天9夜。军长董振堂在城破之际，带领剩余战士与敌人展开白刃战，最终壮烈牺牲。临终前，他对战士们说：“为了革命，我们死也要死得有骨气！”

这样的场景，在河西走廊的各个战场不断上演。短短几个月的战斗中，红5军参谋长李屏仁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8位干部献出了宝贵生命。红军女战士的遭遇尤为悲壮，她们中有人怀有身孕，有人刚生完孩子，却依然坚持战斗到最后时刻。

至1937年初，在10多万强敌的阻截包抄下，西路军将士被迫退入祁连山深处的石窝山。为尽可能保留革命力量，西路军分左、右两个支队突围。李先念率左支队千余人翻越祁连山，穿过戈壁滩，历经47个日夜，于4月底到达星星峡，在中共代表陈云、滕代远的接应下，转至迪化。王树声率第20团及骑兵两个连700余人为右支队，历经3个多月的频繁战斗，最后只剩不足10人闯出祁连山。在分散前往延安途中，他们多次遭遇敌人和土匪的袭击。最终，王树声装哑巴一路行乞，历时5个多月终于回到延安。

这些年，我曾多次到过祁连山，走访河西走廊的战场遗址。在倪家营子，当地老人告诉我，当年战斗结束后，雪地被染红了。很多牺牲的红军将士手指都冻僵了，却依然保持着握枪的姿势。这样的细节，让我潸然泪下。

## 血色祁连

■何永红

在张掖甘州区西路军烈士纪念馆，我见到了一封战士的遗书。“亲爱的妈妈，当你收到这封信时，儿子可能已经不在了。但请你不要悲伤，儿子是为穷苦人打天下而死的，死得光荣……”这些年轻战士，用生命诠释了信仰的力量。他们明知前路艰险，却依然选择坚持战斗；他们并不知道革命何时会胜利，却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牺牲。

此刻，我站在祁连山草原上。远处牧民的毡房升起袅袅炊烟，我的耳畔却回响着当年红军将士在风雪中的呐喊。抚摸着一块弹痕累累的岩石，我突然明白——祁连山的雪之所以如此洁白，是因为它年复一年在洗涤着这片血染的土地；祁连山的星空之所以格外明亮，是因为每颗星星仿佛都对应着一个不朽的灵魂。同行的战友介绍，每年清明，有很多人来到西路军烈士陵园祭扫。那些没有姓名的墓碑前，总是摆满鲜花。

在祁连山顶极目远眺，雪山连绵，云海苍茫。90年过去了，山河依旧，人间已换新颜。正因为有无数像西路军将士这样的先烈深爱着这片土地，并为之付出生命，今天的我们才能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呼吸、幸福生活。

夕阳西沉，祁连山被映照得火红。祁连山的雪，落了又化；祁连山的花，谢了又开。那些年轻的生命，永远定格在那个浸着血色的寒冷冬天，化作祁连山脉巍峨的群峰，日夜守望着他们用鲜血浇灌的热土。

## 女兵小满

■严文革

前倾，手脚并用、眼睛只看下一步。”那坡顶隐没在晨光中，仿佛遥不可及。班长利落地开始攀爬，她的身影在陡坡上灵活得像只小猫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抓住突出的树根，猛地一蹬。我的心里开始发慌，小腿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。

“林小满！”班长的声音从上方传来，“别给你的军装丢脸！”

这句话像一记鞭子抽在我的心上。我咬住嘴唇，手扣进沙土，膝盖顶着岩石，向上挪动。不一会儿，汗水浸透了我的后背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手指终于触到崖顶的地面。

“看那边。”班长指着远方。

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，我看见朝阳穿透云层，为整个训练基地镀上金边。远处的障碍场、战术训练场尽收眼底。

“我当新兵时，班长也带我去过这里。她说，站在这个高度，能看清自己为什么当兵。”班长转向我们，目光灼灼：“现在，我要你们对着山谷，喊出自己心里最真实的想法。从林小满开始。”

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，

我低头看自己沾满灰尘的作训服。

“我……”

“听不见！”班长大声道。

“我希望我可以把这身军装穿得飒爽帅气！”吼出这句话时，我的眼泪涌了出来，像是某种宣泄。

何小雨接着喊道：“我要成为像班长这样的军人！”

“我要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！”

……

10个人的呐喊在“立志崖”上空回荡着。班长最后一个开口，她的声音不大，却字字铿锵：“我要你们每个人都成为合格的战士。”

那天晚上，班长给我磨起脚涂药。“知道为什么选你第一个喊吗？”她问。

我摇头。

“因为你总在怀疑自己。”班长说，“今天你是第三个登顶的。”我瞪大眼睛，只记得几次险些滑落的恐惧，完全没注意到自己的位置。

“军装飒不飒，不在外表。”班长站起身，点了点心口的位置，“在这里。”

那天，我开始明白当兵的意义！



## 参军记

■向贤彪

### 无可比拟的山峰

■程步涛

70多年前的那个早春，在北京西郊的香山上，双清别墅为革命撑起了一座中军大帐。

那会儿，南方的队伍还在战斗，鲜血继续浸染着土地，浸染着旗帜上的每一片鲜红。

而我们的脚下，冰河正在炸裂，岩浆正在翻腾。

所有的尘土和所有的沙砾，所有的树和所有的禾苗，都在经历一次凤凰涅槃、浴火重生。

今天，我又一次来到香山。

又一次走进了双清别墅，那些挂在墙上的作战地图，那些曾调动万马千军的文件和命令，依然和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一样，让我的眼睛发烫。

双清别墅，见证了一个民族走向解放的征程和迎来的胜利曙光。

我知道，在我们的前方，还有更远的路，和更为艰巨的征程。

需要一代人又一代人，以更为强大的阵列，继续坚定地向前向前。

还有歌声，伴随着我们，继续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的黎明。

## 记忆

儿时我喜欢看小人书，《董存瑞》《黄继光》《雷锋的故事》都被我翻看了无数遍。久而久之，我萌发了当兵的念头。

1968年3月，区镇上来了一支接兵部队，住在区政府招待所。当时，我还是个初三的學生，年龄刚满15岁。当看到宣传栏上张贴的征兵告示，我还是想去碰碰运气。

一日放学后，我直奔接兵部队的住处。“谁呀？”里面传来了回话。我呆呆地立在门口，没有吭声。一位军人走了出来，看到我，和蔼地问道：“小同志，有事吗？”“我想报名参军！”我鼓起勇气说。他上下打量我一番说：“你年龄还不够吧？”我只好如实作答。他摇摇头说：“你还得等两年才能参军呢。”说完，他让我进屋坐下，给我倒了杯开水，与我拉起了家常。

原来，他是来接兵的连长，叫李梓柱。临别时，他留下了我的姓名和住址。

接兵部队离开的前一天，李连长特意来家里找我，向我道别。他鼓励我不要灰心，还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，希望与我保持联系。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，我经常给他写信，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。他也及时回信，给我讲部队的事情，鼓励我好好学习。

转眼到了1970年11月，那时的我已经是一名下乡知青。接兵部队又来了。我很快报了名，并递交了入伍决心书。

一天，我正在地里劳动。突然，队里的广播响起来了：“向贤彪同志，听到广播后，请速到区征兵办公室！”我心中一喜，来不及换衣服，就一溜小跑来到区政府大院。大院门口，区武装部部长谭大凡正在等我。

谭部长把我介绍给接兵干部：“任连

长，这位就是向贤彪同志。他刚从地里劳动过来，你别介意！”“不介意，我们都是农家子弟嘛！”说罢，任连长和我亲切地握手。

落座后，任连长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对参军的想法。随后，他找出我写的决心书说：“这个决心书写得好啊！我们欢迎有理想、有文化的青年报名参军。如果体检政审合格，你这个兵我们要了！”我一时高兴得说不出话来，连忙起身站直，向任连长敬了一个军礼。他起身还礼，夸赞道：“有点准军人的样子！”

政审合格的那天，任连长来家访，把初定入伍的消息告诉了我的父母。他们很高兴，说希望我在部队好好干，当个好兵。随后，任连长交给了我两项任务：一项是陪他到本社初定入伍的另外5名应征青年进行家访；另一项是代表新兵写一封给家乡父老乡亲的告别信。

那时，老家还没有通公路，家访对象大都住在大山里。我和任连长跋山涉水，走村入户，与应征青年的父母见面交谈，征求所在生产队社员的意见。我们白天赶路，晚上就住在农户家，吃饭住宿费用自理。任连长吃苦耐劳的精神，严谨细致的作风及遵守群众纪律的自觉，让我对军人的形象有了更为直观的印象。

出发的那天早晨，小镇裹着晨雾，愈加恬静秀美。随着一声集合哨声，新兵列队出征。这时，广播站伴着欢送的乐曲，广播了我写的应征青年告别信：“父老乡亲们，在祖国的召唤下，在你们期待的目光中，我们就要启程了——奔赴梦寐以求的军营，奔向保卫祖国的战场！从今以后，我们是你们的子弟兵，更是祖国的好儿郎，将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。请你们放心，我们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，当一名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好战士！”

伴着激情澎湃的广播，我从这踏上了难忘的军旅征程。

## 精短小说

清晨，训练场的雾气还没散尽。我站在队列里，耳边是班长清亮的嗓音：“全体都有！向右看——齐！”

“林小满！”班长的手戳在我的后腰上，“挺胸！收腹！下颌微收！”

班长叫陈敏，人称“铁蔷薇”，26岁的她已从军6年，有着超越年龄的沉稳。

“今天带你们去个地方。”早操结束，班长说，“全体换作训服，带水壶，5分钟后集合。”

我正整理着装，同年兵何小雨凑过来对我说：“听说班长要带咱们去‘立志崖’。”

“那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是营区后山的一个高地，据说每年新兵入营都会去那里……”

我的心跳陡然加速。新训一个月，我的体能成绩勉强及格，攀登“立志崖”，我可能连队伍都跟不上。

“集合！”班长挎着军用挎包，“跟紧我的脚步，不要掉队！”

队伍向营区后方行进。清晨，草叶上还挂着露珠，我们的作战靴踩在泥地上发出声响。随着鞋底的泥越来越多，我的脚步愈发沉重。

“林小满，坚持住！你如果掉队了，我今晚陪你加练10公里。”

深吸一口气，我提腿向前。又走了约莫半小时，一道陡峭的山坡出现在我眼前，坡面上裸露的树根像天然的阶梯。

班长卸下挎包。“记住三点：重心



## 长征

第6640期